《聂隐娘》：只是用镜头在写诗
一、眼睛一闭，一睁，电影散场了

   侯孝贤导演的新作《刺客聂隐娘》还未上映，其消息就已漫布微博和朋友圈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。但上映后，评论即刻出现极端分化：一部分人们吵嚷着“慢”的极度催眠，一部分人又赞叹着“美”的深入内心。

   44万呎胶片，106分钟。我只能说意境实在优美，如坐山林观月，泠然寂静。远山岫烟缭绕，河流霞光映溢，树林斑驳，飞鸟捷静。优雅的长镜头缓慢地考验着人们的耐性，将尘埃涤除，复覆诗境。胶片电影带来朴素中的绮丽，山川河流、日月星辰似与人合而为一。

   侯孝贤只是在用镜头写诗，归始归真，无有休止。他追求一种“再造的真实”，所出镜头有如真实世界，将每个人物的气韵风度都凝聚在镜头里。但实在是过于含蓄隐约，能调动得起观众的主动性便罢，若调动不起，怕也只有“中途离场”和“沉酣一梦”了。《聂隐娘》无法谈叙事，因其没有连贯叙事，没有激烈冲突，若在叙事上打分，怕是不及格。

二、电影不只是剧情，侯导没打算叙事

   如今的电影市场鱼龙混杂，有频频叫好的良心之作，也有骂声一片的粗制滥造。当人们麻木地习惯于矛盾冲突尖锐、“戏”味十足的好莱坞叙事模式影片时，《聂隐娘》出现了。随之而来的是“这也叫电影？”的质疑。观众如坠云雾，摸不着头脑。一个本就不够精彩的故事，一句话便可说尽：窈七奉命取人首级，因心有慈悲，携仁义而离去。支离破碎的叙事、半文言的台词、平淡的调子，实在难以让人喜欢的起来。
   其实，从《聂隐娘》中可以看出侯孝贤的艺术态度，仿佛诉说着“我就是艺术，别跟我提商业。”如今68岁的侯孝贤还在坚持探索，着实让人钦佩，没有任由观众把侯孝贤的名字永远与《悲情城市》相连。当代的影片，戏剧模式、叙事技巧和风格方法都已被用尽，侯孝贤耗时数年光阴，以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态度带着《聂隐娘》一举拿到戛纳最佳导演奖，成为继杨德昌、王家卫之后又一获此荣誉的华人导演。
  “欲说还休”恰是我对整部影片的理解。我只能说，影片的心理是矛盾的，叙事是艺术化的，甚至可以说是反叙事的。他没有想办法迎合观众，而是用内在情绪和自己的美学标准去探索。所有的情感冲突只是让观众自己去理解，还原生活的本初。

   用“写诗”的方式讲述着窈七的故事。仿佛诉说着生活就是如此，不可能遇到不快就撒泼气愤，遇到失意就希望尽失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咽下痛苦，以平和的表面继续行走。侯孝贤留给观众一丝想象的空间，让人们从中寻找自己生活的影子，无奈与纠结、冷漠与慈悲、美与丑、善与恶。可以想象，一个拥有深厚功力的导演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进行其艺术探索，他本可以叙事，本可以艺术改编，可是他没有。是不是我们可以理解为，侯孝贤根本没打算叙事呢？

三、足够的文化精神，缺失的深究功力

   看到窈七沐浴那场戏时，同伴说怎么出现了个日本老太太？确实，整部影片乍看去确实似处处充斥着日本美学的影子，可却怎知，唐风盛韵，大唐盛世本就如此，并非是日本美学影响了我们。泛至场景，细至妆饰，女子一颦一笑，男子一言一礼，服饰佩戴、眉间朱砂、孩童蹴鞠、女子抚琴，晚唐文化之表现，无不让人心生敬意。
   窈七纵有一身绝世武功，却终究无法杀人。阻碍她的是什么？或许可以说是骨子里的“仁义”，孔子曰仁，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；孟子曰义，舍生取义；老庄的思想在影片中也可见一斑。侯孝贤有“虚静”，以其创作影片，或许也希望欣赏者以“虚静”来观赏影片。心灵明净，物我两忘。

   聂隐娘是“刺客”而非“侠客”，可是心中却有“仁义”，平静的表面下不知道经受过多少次的煎熬与痛苦，聂隐娘弃杀田季安，是仁；救瑚娘，是义。窈七最终谢罪师父远走，消失在山雾里。她选择了告别，告别了不想不愿的刺客身份，告别了可怖可叹的政治漩涡，走出了自己。侯孝贤有足够的文化与精神，传达“侯氏”风格的孔孟聃庄。

   我无意于借《聂隐娘》来伪装高大上，因为它毕竟不是百分之百的好电影。台湾与大陆分隔多年，沧桑的人事变化使老一辈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带着乡愁渐渐离去，留下的是台湾新生的文化与意味。向来，侯孝贤就是以人文关怀和对本土文化的深刻理解而著称的，这次他选择了中国古典题材的影片，以台湾风格来诠释中国文化，他做的很好，却只能说不十分好，但其精神，却担当得起满分。

   可是，影片不足确实要面对，《聂隐娘》是《传奇》中对后世文学影响最深的一篇，是书中“事极煊赫”者。侯孝贤曾为拍摄电影而苦读古籍，其精神必须赞扬。但是研读古籍却不可居一日之功，多少学者穷极一生也没读出个所以然来。笔者心有疑惑，短时间的探索所呈之中国文化，不知道是“融情于影”还是“拿来主义”。
   再让我们来看看《聂隐娘》的台词，演员的台湾腔夹杂着各地方言，恐怕只有老外不会觉得腔调之怪。演员们更像是在背诵一篇并不熟练的文言文课文，零落的语感消解了韵味。比如“分赐六郎与汝”、“汝公主娘娘”，实在让人不适，把“你”换成“汝”字，就是古文了吗？影片开头，道姑对窈七说“为我刺其首，无使知觉，如刺飞鸟般容易”，原文却是“若飞鸟般容易也”。镜头虽然美好，诗意虽然充沛，可是却留给人们进行“表面上的富甲天下却是实际上的囊空如洗”的诟病的机会。

四、不适合院线上映

   虽言《聂隐娘》有诸多好处，但我还是认为它只是一部小众的艺术片，实在不适合在院线上映。

   电影是艺术，同时也是商品，一直以来，商业者认为艺术家过于清高，艺术家又觉得商业者过于庸俗，可我却不认同艺术和商业不可共生。脱离商业谈艺术，那艺术只能供人瞻仰；脱离艺术谈商业，那也只能是浪费时间和金钱去堆积的“一次性消费”。

   但是，在充满着庸俗笑料的商业电影、云集各种“小鲜肉”的粉丝电影中，《聂隐娘》是特别的，是探索的，是独具精神的。虽说“特别”并不能让观众买账，也只能说部分观众感受到“美”即好。毕竟知音于人只是少数，“不惜歌者苦，但伤知音稀。”小众电影也只能小众去欣赏。抛开闲言，只能说，《聂隐娘》让我们感受到了“美”，足矣！